

李太白全集

第二册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李太白全集

第二冊

〔唐〕李白著
〔清〕王琦注

中華書局

李太白全集卷之六

錢塘王琦琢崖輯注

王濟魯川較

樂府三十八首

發白馬

題始於梁費昶，其辭曰「白馬今雖發，黃河未結澌」云云，太白蓋擬之。《樂府詩集》：《通曲》曰：白馬，春秋時衛國曹邑有黎陽津，一曰白馬津。酈生云「守白馬之津」是也。發白馬，言征戍而發兵於此也。

將軍發白馬^(一)，旌節渡黃河^(二)。簫鼓聒川岳^(三)，滄溟湧濤^(四)（一作「洪」）波。武安有震瓦^(四)，易水無寒歌^(五)。鐵騎若雪山^(六)，飲流涸渟^(音呼)沱^(音駝)^(七)。揚兵獵月窟^(八)，轉戰略朝那^(九)。倚劍登燕然^(一〇)，邊烽列嵯峨。蕭條萬里外^(一一)，耕作五原多^(一二)。一掃清大

漠^{〔三〕}，包虎戢金戈^{〔四〕}。

〔一〕《史記正義》：《括地志》云：黎陽，一名白馬津，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。

〔二〕《唐六典》：旌節之制，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，則請而假之。旌以專賞，節以專殺。《新唐書·車服志》：旌，以絳帛五丈，粉畫虎，有銅龍一，首纏緋幡，紫縑爲袋，油囊爲表。節，懸畫木盤三，相去數寸，隅垂赤麻，餘與旌同。

〔三〕簫鼓，軍中鼓吹之樂也。

〔四〕《史記》：秦伐韓，趙王令趙奢救之。秦軍軍武安西，鼓譟勒兵，武安屋瓦盡震。

〔五〕荆軻歌：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」

〔六〕《晉書》：精甲耀日，鐵騎前驅。蕭士贇曰：鐵騎，馬之帶甲者。

〔七〕郭璞《山海經注》：今滹沱水出雁門鹵成縣南武夫山。《史記索隱》：滹沱，水名，并州之川也。《地理志》云：鹵城，縣名，屬代郡。滹沱河自縣東至參合，又東至文安入海。《史記正義》：滹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，流經五臺山北，東南流過定州入海。

〔八〕揚雄《長楊賦》：西壓月窟。

〔九〕《韻會》：略，取也。《漢書》：張良略地。唐蒙略通夜郎。顏師古曰：凡言略地，謂行而取之。《史記》：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、蕭關。《正義》曰：漢朝那，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，屬

安定郡。

〔一〇〕《後漢書》：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，度遼將軍鄧鴻出柰陽塞，南單于出滿夷谷，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，大破之，追至和渠北靺海。竇憲遂登燕然山，刻石勒功而還。《太平寰宇記》：郎君屯又直北二千里至燕然山，又北行千里至瀚海。

〔一一〕班固《封燕然山銘序》：蕭條萬里，野無遺寇。

〔一二〕《漢書》：元鼎五年，匈奴入五原，殺太守。《元和郡縣志》：鹽州，《禹貢》雍州之域，春秋爲戎，翟所居地，及始皇并天下，屬梁州。漢武元朔二年置五原郡，地有原五所，故號五原。五原謂龍游原、乞地千原、青嶺原、崑崙原、橫槽原也。

〔一三〕《後漢書》：醜虜破碎，遂掃厥庭。《北邊備對》：漢趙信既降匈奴，與之畫謀，令遠度幕北以要疲漢軍，故武帝必欲越漠征之，而大漠之名始通中國。幕者，漠也，言沙積廣莫，望之漠漠然也。漢以後史家變稱爲磧，磧者，沙積也，其義一也。

〔一四〕《禮記》：武王克殷反商，倒載干戈，包之以虎皮。鄭玄注：包干戈以虎皮，明能以武服兵也。《正義》曰：虎，武猛之物也，用此虎皮包裹兵器，示武王威猛能包制服天下兵戈也。或以虎皮有文，欲以現文止武也。《詩·周頌》：載戢干戈。《說文》：戢，藏兵也。

陌上桑

《樂府古題要解》：《陌上桑》古詞曰：「日出東南隅，照我秦氏樓。」舊說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，爲邑人千乘王仁妻。仁後爲趙王家令，羅敷出採桑陌上，趙王登臺見而悅之，置酒欲奪焉。羅敷善彈箏，作《陌上桑》以自明不從。按：其歌辭稱羅敷採桑陌上，爲使君所邀，羅敷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，與舊說不同。按《樂府詩集》：張永《元嘉伎錄》：相和歌有十五曲，其第十五曲曰《陌上桑》。

美（一作「游」）女渭橋東（一作「湘綺衣」）^(一)，春還（一作「還來」）事蠶作^(二)。五馬如飛龍（一作「如花飛」，一作「飛如花」）^(三)，青絲結金絡^(四)。不知誰家子^(五)，調笑來相謔。妾本秦羅敷^(六)，玉顏豔名都^(七)。綠條映素手，採桑向城隅。使君且不顧^(八)，況復論秋胡^(九)？寒蠶愛碧草^(一〇)，鳴鳳棲青梧。託心自有處，但怪旁人愚。徒令《文苑英華》作「勞」^(一)白日暮，高駕空踟^{(音池)蹰}（音除）^(二)。

〔一〕渭橋，已見五卷注。

〔二〕鮑照詩：季春梅始落，工女事蠶作。

〔三〕五馬事，古今說者不一，據《墨客揮犀》云：世稱太守五馬，罕知其故事。或言《詩》云：子子千旗，在浚之都，素絲組之，良馬五之。鄭注謂《周禮》「州長建旗」。漢太守比州長，法御五馬，故云。後見龐幾先朝奉云：古乘駟馬車，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。事見《漢官儀》。《演繁露》云：太守五馬，莫知的據。或言《詩》有「良馬五之」，侯國事也。然上言「良馬四之」，下言「良馬六之」，則或四或六，原非定制也。漢有駟馬車，正用四馬，而鄭玄注《詩》曰：《周禮》「州長建旗」。漢太守比州長，法御五馬。玄以州長比方漢州，大小相絕遠矣。周之州，乃反統隸於縣，比漢太守品秩殊不侔，不足爲據。然鄭，後漢時人，則太守之用五馬，後漢已然矣。至唐白樂天《和春深二十首》詩曰：「五匹鳴珂馬，雙輪畫軾車。」至其自杭分司，有詩曰：「錢塘五馬留三匹，還擬騎游攪擾春。」杜詩亦曰：「使君五馬一馬驄。」則似真有五馬矣。若其制之所始，則未有知者。琦按：今本《毛詩》鄭注，但云《周禮》「州長建旗」，謂州長之屬，無「漢太守比州長，法御五馬」之文，是康成未嘗以太守比州長也。師古《杜詩注》云：王羲之出守永嘉，庭列五馬。後人遂據爲太守事。今按《晉書》及古今傳記，羲之並未嘗爲永嘉太守，則其說亦訛也。宋人《五色線集》：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，時五馬參差於庭，故時人呼太守爲五馬。今按《羅敷行》古詞，已有「使君從南來，五馬立踟躕」之句，則非自北齊始矣。潘子真《詩話》：《禮》：天子六馬，左右驂。三公九卿駟馬，右驂。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，亦右驂。太守相駟馬而已，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，乃右驂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。《遜齋閑覽》及《學林新編》云：《漢官儀》：朝臣出

使以駟馬，太守加一馬，故爲五馬。與龐說相符，然亦無他證確然可據。唯沈約《宋書》引《逸禮·王度記》曰：天子駕六，諸侯駕五，卿駕四，大夫三，士二，庶人一。後之太守，即古之諸侯，故以五馬爲太守故實，庶幾近之。前之數說似皆未的。王融詩：車馬若飛龍，長衢無極已。

〔四〕古《羅敷行》：青絲繫馬尾，黃金絡馬頭。

〔五〕江淹詩：不知誰家子，看花桃李津。

〔六〕古《羅敷行》：羅敷善採桑，採桑城南隅。

〔七〕曹植詩：名都多妖女。

〔八〕《漢書》：使君顓生殺之柄。顏師古注：爲使者故謂之使君。

〔九〕《西京雜記》：魯人秋胡，娶妻三月而游宦，三年休還家。其婦採桑於郊，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，見而悅之，乃遺黃金一鎰。妻曰：「妾有夫游宦不返，幽閨獨處三年於茲，未有被辱於今日也。」採不顧。胡慚而退。至家，問家人：「妻何在？」曰：「行採桑於郊，未返。」既還，乃向所挑之婦也。

〔一〇〕郭璞《爾雅注》：寒蟄似蟬而小，青色。

〔一一〕謝朓詩：餘曲詎幾許，高駕且踟躕。踟躕，欲行不進之貌。

琦按：「使君且不顧，況復論秋胡」二句，或有非之者，謂不應以秋胡與使君較量，蓋誤解此詩專咏羅敷事耳。殊不知「妾本秦羅敷」一句，是自矜身分如羅敷之貞潔耳。觀首句云「美女渭橋東」，並不實指羅敷。又云「不知誰家子」，亦未切指使君。通首辭句不可因此而悟乎？胡孝轅謂「此當善

領其意，政復何礙」。旨哉斯言！可爲讀太白樂府者發凡起例之一端矣。

枯魚過河泣

按《樂府詩集》：《枯魚過河泣》，乃雜曲歌辭。古詞曰：「枯魚過河泣，何時悔復及。作書與魴鯉，相教慎出入。」太白擬作與古意同，而以萬乘微行爲戒，更爲深切。

白龍改常服，偶被豫且（於余切，音苴）制。誰使爾爲魚？徒勞（繆本作「爲」）訴天帝（一）。作書報鯨（音擎）鮓（音倪）（二），勿恃風濤勢。濤落歸泥沙，翻遭螻蟻噬（三）。萬乘慎出入，柏人以爲誠（一作「識」）。胡震亨曰：誠，居吏切，作「識」者誤（四）。

〔一〕《說苑》：吳王欲從民飲酒，伍子胥諫曰：「不可。昔白龍下清泠之淵，化爲魚，漁者豫且射中其目。白龍上訴天帝。天帝曰：『當是之時，若安置而形？』白龍對曰：『我下清泠之淵，化爲魚。』」天帝曰：「魚固人之所射也，豫且何罪？」夫白龍，天帝貴畜也，豫且，宋國賤臣也，白龍不化，豫且不射，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，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。」王乃止。

〔二〕《廣韻》：鯨，大魚也。雄曰鯨，雌曰鮓。《太平御覽》：《魏武四時食制》曰：東海有大魚如山，長五六丈，謂之鯨鮓。次有如屋者，時死岸上，膏流九頃，其鬚長一丈二三尺，厚六寸，眸子如三

升碗，大骨可爲方白。

〔三〕《淮南子》：吞舟之魚，蕩而失水，則制於螻蟻，離其居也。

〔四〕《史記》：高祖從平城過趙，趙王朝夕袒裼蔽，自上食，禮甚卑，有子墜禮。高祖箕踞罵，甚慢易之。趙相貫高怒。八年，上從東垣還，過趙，貫高等乃壁人柏人，要之置廁。上過欲宿，心動，問曰：「縣名爲何？」曰：「柏人。」柏人者，迫於人也。」不宿而去。

丁都一作「督」護歌

《宋書》：《督護歌》者，彭城內史徐達之爲魯軌所殺，宋高祖使府督護丁昨收斂殯埋之。達之妻，高祖長女也，呼昨至閣下，自問斂送之事，每問輒嘆息曰：「丁督護！」其聲哀切，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。太白擬其歌調而意則另出。

雲陽上征去〔一〕，兩岸饒商賈。吳牛喘〔音舛〕月時〔二〕，拖船一何苦〔三〕。水濁不可飲，壺漿半成土。一唱《都護歌》，心摧淚如雨。萬人鑿〔繆本作「繫」〕盤石〔四〕，無由達江滸〔五〕。君看石芒〔音忙〕、碣〔音唐，又音蕩〕〔六〕，掩淚悲千古。

〔一〕《元和郡縣志》：江南道潤州丹陽縣，本舊雲陽縣。秦時，望氣者云「有王氣」，故鑿之以敗其勢，

截其直道使之阿曲，故曰曲阿。天寶元年，改爲丹陽縣。馮衍《顯志賦》：沂淮、濟而上征。

〔二〕《世說》：滿奮曰：「臣猶吳牛，見月而喘。」劉孝標注：今之水牛惟生江、淮間，故謂之吳牛也。南土多暑，而此牛畏熱，見月疑是日，所以見月則喘。

〔三〕《漢書》：挖舟而入水。顏師古注：挖，曳也，音它。拖與挖同。

〔四〕成公綏《嘯賦》：坐盤石，漱清泉。李善注：《聲類》曰：盤，大石也。

〔五〕毛萇《詩傳》：水涯曰澗。

〔六〕《漢書》：高祖隱於芒、碭山澤間。應劭注：芒，屬沛國。碭，屬梁國。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。

此篇蕭注謂是詠秦皇鑿北阮，以壓天子氣一事。或曰爲韋堅開廣運潭而作，借秦爲喻。又引吳孫權嘗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十三萬人鑿句容中道，自小抵至雲陽西城，通會市，作邸閣云云。胡注謂是詠潤州埭牐牽挽之苦也。先是潤州不通江，開元中，刺史齊澣始移漕路京口塘下，直達于江，立埭收課事，詳澣本傳。澣開新河在江北瓜步者，太白嘗作詩頌美。此則獨言其苦，瓜步岸卑易開，潤州岸高難開，地勢至今猶然，白詩並紀實也。當時汴、淮運路，澣並用牛曳，即潤州可推矣。芒，石稜，碭，石文。指所鑿盤石云云。琦以全篇詩意參繹，舊注三說皆不類，即胡說亦未是。考之地誌，芒、碭諸山，實產文石。意者是時官司取石於此山，僦舟搬運，適當天旱水涸，牽挽而行，期令峻急，役者勞苦，太白憫之而作此詩。督護是指當時監督之有司。「鑿」字舊本或作「繫」字。「萬人繫盤石，無由達江澗」，詩旨益覺顯然。即作「鑿」字，謂此萬夫所鑿之盤石，爲數甚多，無由即達江澗，如

此詮釋自亦無礙。「君看石芒、碣，掩淚悲千古」者，謂芒、碣產此文石，千古不絕，則千古嘗爲民累，有心者能不覩之而生悲哉？雖用《漢書》「芒、碣」字，然與漢高避匿事全然無涉也。

相逢行 一作「有贈」

樂府詩《相逢行》，乃相和歌清調六曲之一。一曰《相逢狹路間行》，亦曰《長安有狹邪行》。

朝（世本作「胡」，誤）騎五花馬^{（一）}，謁帝出銀臺^{（二）}。秀色誰家子，雲車^{（三）}一作「中」珠箔^{（音薄）}開^{（四）}。金鞭遙指點，玉勒近遲迴^{（四）}。夾轂相借問^{（五）}，疑^{（一作「知」）}從天上來^{（一本下多「憐腸愁欲斷，斜日復相催。下車何輕盈，飄然似落梅」四句）}。蹙^{（繆本、胡本作「邀」）}入青綺門^{（六）}，當歌共銜杯^{（一作「嬌羞初解佩，語笑共銜盃」）}（七）。銜杯映歌扇，似月雲中見。相見不得^{（一作「相」）}親，不如不相見。相見情已深，未語可知心。胡爲守空閨^{（八）}，孤眠愁錦衾^{（九）}。錦衾與羅幃，纏綿會有時。春風正澹蕩^{（一〇）}，暮雨來何遲^{（一作「春風正糾結，青鳥來何遲」）}。願因三青鳥^{（一一）}，更報長相思。光景不待人，須臾髮成絲。當年失行樂，老去徒傷悲^{（一二）}。持此道密意，無令曠佳期。

（一）五花馬，詳見三卷注。

〔一〕曹植詩：謁帝承明廬。按《雍錄》所載《六典》、《大明宮圖》：紫宸殿側有右銀臺門、左銀臺門。李肇記曰：學士下直出門，相謔謂之小三昧。出銀臺乘馬，謂之大三昧。三昧者，釋氏語，言其去纏縛而得自在也。用此言之，則學士自出院門而至右銀臺門，皆步行。直至已出宮城銀臺門外，乃得乘馬也。

〔二〕《三輔黃圖》：金玉珠璣爲簾箔。

〔四〕薛道衡詩：卧馳飛玉勒，立騎轉銀鞍。《說文》：勒，馬頭絡銜也。

〔五〕古《相逢行》：夾轂問君家。

〔六〕《水經注》：長安東出第三門，本名霸城門，民見門色青，又名青城門，或曰青綺門，亦曰青門。

〔七〕劉伶《酒德頌》：捧罌承槽，銜杯漱醪。

〔八〕曹植詩：妾身守空閨。

〔九〕《詩·國風》：錦衾爛兮。

〔一〇〕鮑照詩：春風澹蕩俠思多。陳子昂詩：春風正澹蕩，白露已清冷。

〔一一〕《山海經·西山經》：三危之山，三青鳥居之。郭璞注：三青鳥，主爲西王母取食者，別自棲息於此山也。又《大荒西經》：沃之野有三青鳥，赤首黑目，一名曰大鷲，一名曰少鷲，一名曰青鳥。

郭璞注：皆西王母所使也。

〔一二〕古《長歌行》：老大徒傷悲。

《楊升庵外集》載太白《相逢行》云：此詩予家藏《樂史》本最善，今本無「憐腸愁欲斷，斜日復相催，下車何輕盈，飄然似落梅」四句。他句亦不同數字，故備錄之。太白號斗酒百篇，而其詩精鍊若此，所以不可及也。琦嘗細校其文，所謂不同數字者，「雲車」作「雲中」，「疑從」作「知從」，「蹙入青綺門，當歌共銜杯」作「嬌羞初解佩，語笑共銜杯」，「不得親」作「不相親」。他本亦有同者，若「近遲回」作「乍遲迴」，「願因」作「願言」，「更報」作「卻寄」，「當年失行樂」，作「壯年不行樂」，「老去」作「老大」，而中間又無「春風正澹蕩」二句，則諸本皆無同者。據此，《樂史》原本，明中葉時尚有存者，今則斷帙殘編，無由得覩，不深可惜乎！

胡震亨曰：《相和歌》本辭，言相逢年少，問知其家之豪盛。太白則言相逢之後，仍不得相親，恐失佳期，回環致望不已，較古詞用意尤為婉轉。《離騷》咏不得于君，必託男女致詞，如云「初既與余成言兮，後悔遁而有他」，又云「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」。太白此篇，詩題雖取之樂府，詩意實本自《離騷》，蓋有已近君而有不得終近之意焉。臣子睽隔之傷，思慕之誠，具見于是，不可僅作豔詞讀也。

千里思

一作《千里曲》

北魏祖叔辨作《千里思》，其辭曰：「細君辭漢宇，王嬙即虜衢。無因上林雁，但見邊城蕪。」蓋

爲女子之遠適異國者而言。太白擬之，另以蘇、李別後相思爲辭。

李陵沒胡沙^(一)，蘇武還漢家^(二)。迢迢五原關^(三)，朔雪亂邊花^(四)（一作「愁見雪如花」）。一去隔絕國^(四)，思歸但長嗟。鴻雁向西北，因^(一)作「飛」書報天涯。

〔一〕《史記》：李陵將步兵五千人，出居延北千餘里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。陵軍兵矢既盡，士死者過半，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。且引且戰，連鬪八日，還，未到居延百餘里，匈奴遮狹絕道，陵食乏而救兵不到，遂降匈奴。

〔二〕琦按：《文選》有李少卿《答蘇武書》，李周翰注：《漢書》曰：李陵字少卿，以天漢二年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，力屈乃降。在匈奴中與蘇武相見，武得歸，爲書與陵，令歸漢，陵作書答之。此詩末聯正用其事。又按：《文苑英華》載唐人省試詩題有《李都尉重陽日得蘇屬國書》，其事他書所不見，更屬異聞，因附錄之。

〔三〕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代郡有五原關。《太平寰宇記》：鹽州五原郡，今理五原縣。唐貞觀二年，縣與州同立，以其地勢有五原，舊有五原關，因爲郡邑之稱。

〔四〕江淹《別賦》：一去絕國，詎相見期。李善注：絕國，絕遠之國也。

樹中草

梁簡文帝有《樹中草詩》，太白蓋擬之也。

鳥銜野田草〔一〕，誤入枯桑裏。客土植危根〔二〕，逢春猶不死。草木雖無情，因依尚可生。如何同枝葉，各自有枯榮？

〔一〕謝靈運詩：青青野田草。

〔二〕《漢書》：客土疏惡。潘岳《楊仲武誄》：如彼危根，當此衝飈。

胡震亨曰：梁簡文帝本辭：「幸有青袍色，聊因翠幄凋。雖間珊瑚蒂，非是合歡條。」此詩雖擬舊題，而借諷同根，辭意尤微，非復宮體物色初裁矣。

君馬黃

按《宋書》：漢鼓吹鐃歌十八曲有《君馬黃歌》。

君馬黃，我馬白，馬色雖不同，人心本無隔。共作游冶盤〔一〕，雙行洛陽陌。長劍既照

曜^(二)，高冠何赫^{(音釋)赫^(三)}。各有千金裘，俱爲五侯客^(四)。猛虎落陷穽^(五)，壯士^(繆本作「夫」)時屈厄。相知在急難^(六)，獨好亦^(一作「知」)何益。

〔一〕車數《驄馬詩》：意欲驂驪走，先作野游盤。

〔二〕《後漢書》：高冠長劍，紆金懷紫。

〔三〕潘岳《射雉賦》：摘朱冠之赫赫。徐爰注：赫赫，赤色貌。

〔四〕《漢紀》：五侯群弟皆通敏人事，好士養賢，傾財施與，以相高尚。時谷永與齊人樓護，俱爲五侯上客。

〔五〕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：猛虎處深山，百獸震恐，及其在罝檻之中，搖尾而求食。

〔六〕《詩·小雅》：兄弟急難。

胡震亨曰：漢鏡歌《君馬黃》曲辭舊無其解，後之擬者，但咏馬而已。惟太白「相知」「急難」二語，似獨得其解者。按本辭云：「君馬黃，臣馬蒼，二馬同逐臣馬良。」借言我馬之良，喻我所効于友者較勝。古者君臣之稱通乎上下故也。其曰「美人歸以南，駕車馳馬，美人傷我心；佳人歸以北，駕車馳馬，佳人安終極」者，美人、佳人，亦稱其友。駕車馳馬南北，就上馬之同逐，言其分馳而去，以喻交之不終。而一則曰「傷我心」，一則曰「安終極」，雖怨之，不忍明言之，則尤有不出惡聲之意焉。蓋古交友相責望之詞，采詩者以其言之含蓄近厚，故入之于樂，非太白幾無能發明之矣。